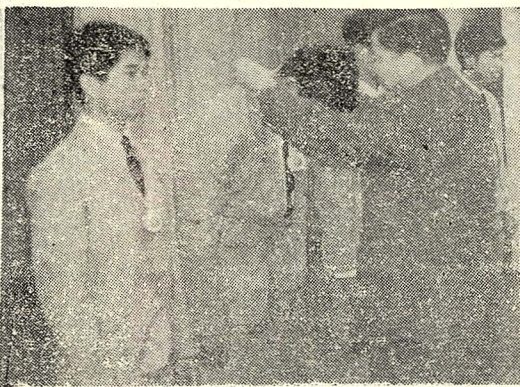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右圖：辦公室整潔比賽優勝，行政單位秘書處等，大學部史學系等，週會由院長親自頒發獎金二百元以資鼓勵。
左圖：全省南北柔道對抗賽本校鄭吉祥獲團體冠軍，洪堯俊獲個人中量級冠軍，週會時由院長頒獎。
(圖文：吳剛)



你會想過你不能做得比現在更好，不能做什麼樣的事嗎？我想大概不會有那樣的事吧！拉一寸長的橡膠，它就會伸成一尺或二尺長。而人類的力量也是不固定的，那就是品行、訓練，或者換言為努力也可，依據這些東西，人能表現出無比驚人的大力重。

你以為歷史上的的偉人，世界上的成功者，皆是受天生的好運之恩惠嗎？我認為如此靠近

成功者

長谷川敏平著
俊 棹譯

迷信的想法是不能有的吧！怎樣的人是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的呢？就是連天才也只是二分才能，其餘的八分是要靠努力的人。人既然是生存着，就應該竭盡全力發揮自己的力量去生存下去。在消極方面，竭盡全力發力的也未知。

獨木橋

羅

冰

在我鄉居的一段期間裡，每天，當黃昏的彩霞飛上山頭時，我總會情不自禁地走上那條獨木橋——在橋上徘徊、沉思，甚或流連忘返。

那是用相思樹鋪成的獨木橋。走在橋上，往往會有些許的恐懼感，但我却不能否認它給人的安全感是多於恐懼感的，因為橋下的水時常乾涸。我喜歡站在橋上，數着河水乾涸後所留下的許多小窪地，或者默念河邊小花的名字。當我這樣數着或默念着的時候，我並沒有考慮過為什麼要如此做這種甚至於幼稚的舉動。我這麼想：當一個人在擁着屬於自己的世界時，他是甘於承受沉醉之美的。也許，我是迷於沉醉之美呢。

那些紊亂的小窪地，常常給予我一種憐憫的感覺。它們似乎代表着人生的某一意義——人生的歷程好比一條流水，人總要盡力摒除一切障礙，奮力勇往，不管環境是如地坎坎坷，而試圖去發現生命的微光。如果一個人，對生命沒有熱愛，對人生沒有認知的意念，那麼，他很可能像那些窪地，被約制於某一範圍，而不能窺見汪洋大洋的雄渾。充其量，他只能儘量地利用

那點滴的生命力而已。或許，更悲慘地，他只能眼巴巴的望着生命的血液逐漸乾涸……

造這橋的人，是村裡的一位中年婦人，大家都叫她阿蘭嫂，幾年以前，死於一次車禍中。雖然她已不在人間，但她的靈魂却根植於每位村民的心中。至少，當有人走過這橋時，總會如此地說：「哦，這是阿蘭嫂鋪的獨木橋。」

這橋，不像其他水泥造的大橋那樣的豪華。春夏時候，沒有流水滾滾。秋冬時候，也沒有柔波盪漾。它不以美麗的外表去顯示它的非凡。當你要經過它時，你得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地小心的走過去，輕浮的人是走不得的。這是它的不凡之處——孤傲。自然，它也不會因為時常沒有流水，而失去它存在的價值；到了秋季節節時，對岸幾十畝田地的穀子，必須經過它才能挑回家。這也是它的不凡之處——盡責。它就是這麼一個角色，扮演着像似平凡，却很踏實的角色。它是這麼的自足，不希求什麼，不佔有什麼。我想，所有的獨木橋都是如此的罷。在橋上，我尋回了屬於自己的世界，窺視些微的人生真諦。我喜歡那條獨木橋。

寂寞

我知道寂寞是何種顏色
他跌坐那兒不動
頭髮分披而立
兩腳擱着如鐘擺的靜止

他多像緘默的時間
不講話不講話
就是不講話就是不講話
他躲在陰濕的一隅
默念着的言語
只有星星懂得
只有偉大懂得

他一定等着什麼
脊椎骨挺着直直
穿花衫 吹着口哨
走過市潮
他一定等着偉大
所以偉大等着他
寂寞是何種顏色
只有我知道

黃進蓮

